



惹不起， 躲不起



大脸猫爱吃鱼/著



她是
天下第一大庄
【一朵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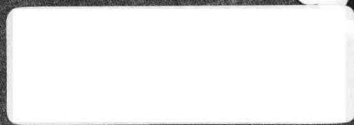
幸运的
“妹纸” VS 神一样的
“男纸”
【斗嘴大战开战在即】

一个简单小女人想要过舒服自在的生活，无奈总被“恶人”欺压，本想“全身而退”，谁知“心身全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惹不起 躲不起

大脸猫
爱吃鱼
著



© 大脸猫爱吃鱼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惹不起, 躲不起 / 大脸猫爱吃鱼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13-4259-5

I. ①惹…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098070号

惹不起, 躲不起

责任编辑 崔 丹

装帧设计 冯晓驰

责任校对 陈 杰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335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259-5

定价: 23.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Contents 目录

第 1 章	休书 / 001
第 2 章	教训 / 022
第 3 章	小美男 / 040
第 4 章	坏小子 / 057
第 5 章	回敬一下 / 078
第 6 章	登门做客 / 095
第 7 章	拍马屁 / 116
第 8 章	父子俩 / 135
第 9 章	要出门了 / 154
第 10 章	随行 / 174
第 11 章	欺人太甚 / 194
第 12 章	我是女人 / 210
第 13 章	热闹 / 225

【第1章】休书

天大亮，阳光自窗外射进来照在墙上大红的囍字上，喜床上绣着鸳鸯的红被子乱糟糟地扔在角落，床上坐着个只着里衣迷迷糊糊刚睡醒的女子。

身在喜房又在喜床上醒来的自然就是新娘子了，可是这个新娘的表情有点呆，明显还处在状况外。

新郎官不在屋内，听到动静的丫鬟推门而入，嘴角露着幸灾乐祸的笑容，鄙夷且不耐烦地将一张写有字的纸递给还在哈欠连天眼角挂着眼屎的人。

“什么东西？”郝光光傻愣愣地接过纸一看，草草一望大概几十个字，落款处除了有签名外还有个明晃晃的官府大印，她识得的字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实在看不懂。

一点儿都没有不识字要脸红的自觉，郝光光一边抬手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顺便将眼屎抠去，一边不在意地抖了抖还泛着墨香的纸问着下巴扬得高高的丫鬟：“写的什么？你来念念。”

不识字居然还一点儿都不知道掩饰，不愧是从山里来的！丫鬟脸上的鄙夷更浓，眼中的不耐烦更是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退后一步哼了一声：“这是休书。连字都不识，还想当白府三少奶奶？三少爷说了未与你同房，你还是清白之身，拿着休书走人吧，三少爷心善，怕你出了白府饿死，这是一百两银子，拿了后赶紧走。”

休书？郝光光闻言差点儿被口水呛到，瞪大眼睛看着手里名为“休书”的东西嘴巴大张，她这是被休了？

昨夜新郎官没回房，她最后等不起了自己掀了盖头先行睡下，新婚之夜新郎官连喜房都不回，明摆着是不给她面子，这口气何以下咽，几番想冲出去找白小三教训他一番，只是每每在最后关头都想到了老爹的交代，不得已忍了怒火，咬牙切齿地埋头大睡。

孰料忍了一宿没有去找白小三算账，结果那混账王八蛋居然给她写了休书！早知白家人这么不给她家老头儿面子，她一定在成亲前先将白小三揍成猪头然后跑路！

丫鬟见郝光光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嘴角微翘，看着别人痛苦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啊！

郝光光眼角余光扫到丫鬟的表情，轻轻皱了皱眉没跟她一般见识，只是纳闷自己哪里出了差错，怎的刚嫁进门就被休了？



犹记得老爹郝二郎生前千叮咛万嘱咐说她嫁过去后要懂得收敛性情，在丈夫和公婆面前不能胡来，起码要装到怀了夫家香火后才成，否则会被休掉。

老爹临终前交代的话就仿佛是昨天刚说过一样，字字句句牢牢记在郝光光的脑海之中，为了不丢人，从她拿着当年两家互换的信物进了白家门，直至与白小三拜了堂这短短五日里，她不仅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话，连走步都迈着小猫步，见到人，不管哪个歪瓜裂枣，就算脸不自在到直抽筋也强迫自己对人面露微笑。

天可怜见的，她郝光光真的是很努力很努力地往她所认知的淑女形象上靠拢的！

见郝光光发起呆来没完没了，一直被忽视的丫鬟怒了：“还愣什么？快些拾掇，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陪你耗着。”

“这休书何人所写？”郝光光问。

“当然是三少爷。”

“何时写的？”

“方才。”

“他人在何处？为何不自己送来！”郝光光眼中怒意快速闪过。

“三少爷忙得很呢，对‘闲杂人等’才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丫鬟幸灾乐祸地说道。

“哼，你不说我也清楚，出去寻花问柳了吧？真可惜，他有了你这个美人还不是照样出去花天酒地。怎么，好像没听说你那亲亲三少爷要收你入房？”郝光光以万分怜悯的眼光将丫鬟从头看到脚。

轰的一下，被戳到痛脚的丫鬟怒了：“那又如何？不管三少爷与多少人相好，起码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不像某些人为了进白家门花样百出，最后还不是连洞房都没入就被休！”

郝光光怜悯地瞄了眼上蹿下跳的丫鬟，她叫什么名字从来没记住过，起身拿出自己来时穿的男装穿起来，不甚在意地说：“那个每天抱不同女人的下贱玩意儿也就你当香饽饽，老娘才不稀罕，还要谢谢他昨夜没来，否则老娘还怕染上什么不干净的病呢。”

“少污辱三少爷！你这个……哎哟。”丫鬟还没骂完便捂住被抽疼的半边脸痛叫，哆嗦着不可置信地指着郝光光，“你、你打我？”

穿好了衣服的郝光光探手迅速袭向丫鬟的腰间将她的腰带解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嚣张过头的小丫头双手反绑在身后，踹倒不断挣扎反抗的人后双

目在屋内巡视了一圈，拿过放置在床头的验证女子贞节的白绸揉成一团塞进正大喊大叫的丫鬟嘴里。

“既然你那宝贝三少爷不仁不义，那老娘就没必要再装孙子了。”郝光光眯着眼凑到眼中闪现出害怕的丫鬟面前轻语着，一把抓住踢过来的腿使劲一捏，冷哼道，“真是不长教训，现在老娘就替你爹娘教教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

郝光光不晓得什么叫作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曾是白小三入幕之宾的小丫鬟自她来到白家时就一直对她冷嘲热讽的，有一次还将她的饭菜“不小心”扔到地上，当时是碍着老爹的嘱咐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她还顾忌什么？

“呜呜。”见郝光光扒她裤子，丫鬟这次是真怕了，拼命扭动小蛮腰躲避着郝光光的魔手，眼中流露出乞求讨好来，无奈对方不接受她的示弱，眨眼工夫她下半身就被扒了个溜光，连亵裤都没给留。

“嘿嘿，将你扒光，白小三回来后就省事了，到时说不定你还要感谢我呢。”郝光光恶作剧地拿着刚扒下来的亵裤在脸色煞白的人眼前晃了晃。

笑咪咪地扫了眼正抖得厉害的两条美腿，郝光光忍不住赞叹出声，伸出狼爪在上面摸了两把，手感不错，怪不得白小三宠她。轻笑一下收回吃豆腐的手，拍了拍俏丫头憋得紫红的小脸说：“姑奶奶善良着呢，就小小惩罚你一下，扒光你下半身就行了，上身的衣服就暂且留着吧。”

丫鬟气得差点儿没晕厥过去，她这个样子若是被人看到还得了？未曾想到这个向来低眉顺眼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郝光光居然是个难缠的主，她后悔为讨好三少爷争着来送休书了。

惩罚完白小三的暖床丫头，郝光光胸中怒火稍稍得以缓解，将休书和那个一百两银票小心收好，白家不愧是暴发户，白小三这么不待见她还随手一百两呢，不知这掌财的白老爷夫妇是否更大方？

郝光光带来的东西不多，收拾起来也方便。

拎着包袱，郝光光挺胸昂头迈着潇洒无比的步子在丫鬟“灼热”的目光下走出了喜房。

白府很奢华，当初刚来时郝光光眼睛都快瞪凸出来了，像个傻帽儿似的东看看西望望，想来她当时表现得太差劲儿，导致全府的人都拿着看土老帽的鄙夷眼光看她……

见郝光光拎着包袱出来，几个消息灵通的丫鬟捂嘴偷笑，目光毫不掩饰地打量郝光光。



郝光光不搭理她们，径直往白夫人的院子走去。

临近白夫人的院门时被一个婆子拦下了，膀大腰圆的身材往郝光光身前一挡朗声说道：“我家夫人身子有恙，郝姑娘请回吧。”

“昨日我看她还生龙活虎的，怎的今日就出状况了？难道是做了错事没脸见人？滚一边去！”郝光光抬手一挥，圆滚滚的婆子登时就像小鸡子似的被甩到一边去了。

白夫人院里顿时冲出好几个人挡在郝光光身前，目光不善地瞪视着被休弃了还死赖着不走的……不男不女的家伙。

对，用“不男不女”这个词来形容郝光光现在的模样一点也不夸张，身材修长，一身衣料普通的米白色男装，头发简单地用发绳束在脑后，连根簪子都没用，脸上脂粉未施，眉头轻皱，大眼睛正不耐烦地看着他们，嘴角微抿，若非清楚她是与自家少爷有着婚约的郝家姑娘，众人都要以为站在眼前的其实是位俊俏小哥儿了。

“好狗不挡道。”冷飕飕的话自郝光光的嘴里吐出来，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

被称为狗的众人大怒，正想呵斥一番时屋内传来白夫人的声音：“让她进来吧。”

“哼。”主人发话，下人们不情愿地让开道。

嗤笑一声，郝光光大步流星地进了白夫人的卧房。

白夫人刚起，正穿着中衣坐在床上净手漱口，见到穿着一身粗布麻衣的男装并且大咧咧打量自己的郝光光后一愣，轻咳了下不太自然地道：“光光这身打扮……真俊。”

“我们不熟，还是叫我郝姑娘吧。”郝光光眼中闪过排斥。

白夫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没想到郝光光说话这么不给面子。

“我是来讨个说法的！贵府这么不待见我怎的还娶我？我宁愿你们根本不承认这门亲事，哪怕强硬退了亲都好，也不想被一群无耻之人当傻子耍！”怪不得白家近几年生意越做越大结果昨日来贺喜的人却少得可怜，原来是他们早就打定主意要休她呢！

“这事确实是白家亏欠了你，实在是清儿太胡闹，居然背着我们写了休书，这事我也才刚刚听说，清儿又跑得不见踪影……”在郝光光清澈黑亮的大眼注视下白夫人显得有些心虚，眼神避开轻咳了一下道，“清儿如此作为，白家委实愧对曾对我们有恩的郝老爷，只是虽说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最

终过日子的还是小两口，若一方实在反对的话勉强在一起并非就是好事，与其误了你一生倒不如现在就……”

郝光光打断了白夫人的话，冷哼道：“照这么说我还要谢谢白小三休了我？呸，你们不想违背当初的约定勉强办了喜事，结果转眼就将休书备好了，耍猴玩儿呢吧？！”

话音刚落，一张上等红木圆椅“咔嚓”一声被郝光光徒手劈成两半，吓得白夫人和侍候在侧的丫鬟面无人色。

门外听到动静的丫头婆子立时在屋外急声询问，要闯进来时被白夫人喝止了。

白夫人后怕地拍着胸口，惊魂未定地看着面泛怒色的郝光光，一直以为她是性子温和的那种人，这五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因此他们才敢如此作为，谁想这些都是假象。

“你、你想如何补偿？只要不过分我必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白夫人身为女人明白被休弃了的女子处境堪怜，白家理亏在先，是以在郝光光发飙后没有唤来护卫将她扔出去。

“还是白夫人明事理些。”郝光光不想再在白家多待，见对方很上道就没再为难她，开口道，“我还有几十年可活呢，以后恐怕也没人肯再娶我，老爹不在了没人养活我，若没有足够的银子……”

白夫人打断郝光光，开口：“给你两千两作为补偿如何？”

“嘎？”郝光光傻了，她本想狮子大开口准备要一千两的，还琢磨着若对方不同意的话要如何磨才成，谁想白夫人这么大方，突然间觉得她不那么面目可憎了。

“不够？那再给你添几件首饰也无妨。”白夫人会这么好说话一半是因为愧疚，一半则是被郝光光单手劈裂椅子的勇猛吓的。

“成交！”郝光光笑眯眯地走上前，毫不脸红地伸手要钱。

白夫人吩咐身侧觉得吃亏了正嘟嘴不高兴的丫鬟去拿银票，起身拉着郝光光走到梳妆台前在自己的首饰盒里挑了三个样式较新的簪子递过去，看着郝光光喜滋滋地接过忍不住轻叹：“女儿家平时多打扮打扮，光……郝姑娘一副好相貌不要浪费了。”

收获比自己想象得多很多，郝光光心情大好，于是没觉得白夫人烦人，将每样最少值五两银子的首饰小心收好，好脾气地回道：“晓得了。”

白夫人摇摇头，心想真是个天真的孩子，两千两银子就哄得她眉开眼笑的



了，不知该庆幸郝光光太单纯，还是要愧疚白家欺负了这个没了爹娘的孩子。

好一会儿，丫鬟自账房处取了银票不情愿地递给郝光光，郝光光拿过银票笑得合不拢嘴，对白夫人道：“放心，以后我郝光光不会再登白家门，后会无期。”

郝光光是笑着在一片怜悯和疑惑的目光注视下走出白家大门的。

没那闲工夫猜测别人的心思，郝光光只觉身心舒畅，若有人期盼她郁郁寡欢那真是抱歉，套句她家老头儿常说的话，她郝光光自幼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主，贤良女子该有的良好品德她全没有，一般女子会操心在意的事她全不在意。

换成一般女子被休怕是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了，郝光光则只觉得她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委实可喜可贺，至于其他人爱怎么看待她随便，若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就当对方在放屁，反正她又不痛不痒的，被休弃一事在她眼中就跟吃坏了肚子跑几遍茅厕没什么两样，闻闻臭味又折腾几回的事而已。

郝光光带着盘缠在一家早点铺子前吃着热腾腾的馄饨和香喷喷的包子，由于白家亲事办得太低调，而她住在白家那几日又没出过门，是以根本没人认得她。

扫了眼装着休书的包袱，想到自己被休有辱老爹脸面，不禁感到内疚，但一想到自己不用和那个见到美人就走不动道的白小三傍在一起就心情大好，两千两银票已经存进钱庄，那张一百两银票随身带着以备花用。

郝光光自出生起就住在山上，山上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都很和气，在一起生活得很开心，郝大郎平时靠打猎养家，郝大娘缝缝补补，日子勉强还算过得去，赶上冬天不好打猎时，郝大郎就会下山从富商身上“顺”点银钱来补贴家用。

据郝大郎说，当年郝大娘生郝光光时正好赶上家里的米面都吃光了，铜钱也花光了，而且在外面忙活了一天愣是半只猎物都没见到，真是要啥啥光，于是郝大郎大脚一跺大掌一拍，就给刚出生的女娃子起名叫郝光光，以纪念这个家里什么都光光的特殊日子。

后来郝光光长大了就不信她老爹这个说辞了，坚持认为他之所以给她起这么个人听人笑的名字，完全是因为郝大郎大字不识几个，起不出好听的名字来，能起名光光，而不是光屁股、光头、光宗耀祖这等滥俗的名字已经够她阿弥陀佛的了。

郝大郎以前做什么的郝光光不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觉得自己老爹不

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一无是处，不说别的，就单凭老爹“顺”人财物这本事就无人能及，管对方会不会功夫，盯得严不严实，只要郝大郎想偷就没有失手的时候，说他偷功天下第二，估计没人敢认第一。

郝光光五岁时郝大娘生病去世，郝大郎那晚喝醉了，说了一堆醉话，从那些话中郝光光拼凑出来郝大娘出身官宦之家，不仅生得美还颇有才华，追求者有如过江之鲫，最后谁也没料到她居然会爱上一个去她家偷东西的偷儿，最后还闹得不惜与家人决裂跟着他来到深山老林里过苦日子。

郝大郎醉得稀里糊涂，边说边掉眼泪，喃喃道这辈子他偷的最珍贵最让他宝贝的东西便是郝大娘，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这是郝大郎生平难得说出的一句像样的成语。

等郝大郎酒醒后郝光光追问娘亲是哪家的千金，怎么被他偷到山上来了的，结果什么都没问到，郝大郎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坚持说她是听错了。

郝大娘走后就剩下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郝大郎虽然长得不出彩，外貌也就勉强称得上中等，但是身板结实、高大威猛还乐于助人，附近住户不管是闺中待嫁的姑娘家还是没了男人的小寡妇见到他都心底小鹿乱撞，只可惜再好的姑娘也入不了郝大郎的眼，这辈子他没有再娶的打算。

郝光光七岁时，郝大郎救了一对夫妻，姓白，就是白小三的爹娘，当时他们只是普通商人，还没发家，两人身上没带值钱的东西，看到郝光光聪明伶俐，模样挺讨喜，于是便决定给两家孩子定下娃娃亲，承诺以后会善待郝光光当作是报答郝大郎的救命之恩。

白老爷将身上唯一的一块儿材质普通值不了几个钱的玉佩掰成两半，一半给郝光光当信物，另外一半说给自家三儿子留着。

郝大郎见白家夫妇均长得不错，料想爹娘都长得比白菜还水灵，儿子不可能像扁豆似的干巴巴，宝贝闺女嫁过去应该不吃亏，而且总觉得白老爷绝对会有翻身的一日，与其将光光嫁给不熟悉的人家，倒不如许配给受过自己恩惠的白家，于是便应下了这门亲事。

果然不出所料，十年来白老爷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当地的富商，郝大郎为自家闺女定下这门亲事感到得意，在郝光光刚过完十六岁生日没几日，郝大郎病倒了，将她叫到身前让她拿着那半块玉佩去白家，又嘱咐些话后闭上眼寻郝大娘去了。

郝光光哭着葬了郝大郎，在山上陪着郝大郎的灵位一个月后才下山，她知道当年郝大娘离世时伤心欲绝的郝大郎就想追着去的，只是念在当时她年纪



小，于是咬牙硬撑了十年，等她长大了后终于等不及匆匆去地下寻爱妻了。

如果郝大爷知道白家因为生意做大了便看不起他这个穷亲家，将他视如明珠的宝贝女儿当傻子要的事，不知是否会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扮成僵尸咬白老爷一口。

郝光光吃完早饭就开始四处转悠，走着走着就听到有人在八卦白家的事。

“听说没有，白家老三大早就休妻了。”

“刚成亲就休妻，莫非是洞房花烛发现新娘子并非完璧？”

“不是吧，那白家也太可怜了。”

“我看不见得，昨日还听白家下人说那准少奶奶老实巴交的，怎么可能偷汉子去？八成是白家三少爷嫌弃那姑娘家穷貌丑，看她好欺负就休了。”

“既然嫌弃怎么还娶她？”

“那谁知道，有钱人家做的事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咱要想得明白咱也成富人了！”

“.....”

郝光光本来挺好的心情因为听到这些话立时变差，居然说她偷汉子！

郝光光咬咬牙瞪了那群正八卦得欢实的三姑六婆，大踏步往白小三平时最爱去的花街柳巷行去。白小三花名在外，路上随便拉几个人问就能问出他的位置，最后郝光光将目标定在了醉花楼。

去找白小三算账途中看到有书生代写家书，灵机一动，郝光光噙着意味不明的笑走过去问：“写一封家书多少钱？”

“五文钱一封，这位小哥想写多少？”半天没生意上门，见到郝光光过来书生立刻来了精神。

摸了摸袖口，估摸了下她身上的碎银子大概是一两，这是她下山时的全部家当，郝光光眼珠子转了转开口道：“在你要你写的东西比家书简单得多，是休书，写一百封。”

“一百封休书？”书生诧异地望着郝光光。

“别问那么多，我这休书你要弄清楚，是女休男！你照着休书的模子给我写，男方被休弃的理由就写……貌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风流过头还有下流无耻，好了，暂且就先这么多吧。”郝光光绞尽脑汁就想出这么几个还比较文绉绉的形容词来。

书生听得嘴角直抽搐，直觉郝光光是来耍弄他玩儿的。

看出书生的排斥，郝光光柳眉一皱，上挑的眼角斜扫：“不愿写？又不

是休你，你不乐意个啥！立刻写一百封出来，写完再付你五百文的辛苦钱如何？”

听到还有辛苦钱可拿，书生立刻将排斥感压下，笑呵呵地摊开白纸开始写起休书来，听郝光光的话将被休之人的名字先空出来，郝光光方才说的几个形容词一字不落地全写将进去。

落款：郝光光。

休书虽然一百字不到，但一百封写完起码得大半日时间，郝光光先付了定金，说太阳落山前过来取，然后不再耽搁，快步去往醉花楼寻白小三了。

白天青楼不开门做生意，花姑娘们都在休息，郝光光在醉花楼附近转悠来转悠去，由于形迹可疑，最后转悠得青楼打手都出来盯着她了。

“这位大哥，请问白小……白家三少爷在不在里面？”郝光光近乎地凑上前对一脸横肉的打手笑问。

“白家三少爷在不在关你何事？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打手不耐烦地挥手打发道。看郝光光的穿着打扮就知是没钱的主，人又瘦了巴唧的，哪里像是逛窑子的主，倒像是无赖骗子。

“怎么不关我事？我找三少爷有事啊。”郝光光眨了眨眼很诚实地回道。

郝光光很正经地回答打手的话，可是在她认为很简单的一句话听在对方耳中就成了明晃晃的挑衅。

“哟。”打手气笑了，上下打量了一番白净的郝光光，撇撇嘴轻视道，“毛还没长齐的小子也敢跟爷爷我较劲？白家三爷正和柔芙姑娘……休息，不得打扰，瞧你小子还有点胆色，本大爷今日心情好放你一马，走吧。”

“我不走，也不想跟你打架，你让我进去呗。”郝光光冲打手抱了抱拳，绕过他径直向醉花楼走去。

“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打手怒了，伸手向郝光光的后衣领抓去，结果抓了个空。

郝光光身手很灵活，侧身躲过袭来的魔爪后一个纵身便闯了进去。

这下醉花楼热闹了，有人一吆喝，一下子出来五六名打手迅速将郝光光围了起来。

“哪里来的臭小子，敢闯醉花楼？”老鸨听到骚乱声跑了出来。

“我不想跟你们打架，跟白三少爷说几句话就走。”郝光光不耐烦了。

老鸨人老珠黄了，不打扮根本见不得人，因为郝光光硬闯没来得及抹胭脂就出来被人看了她的“庐山真面目”，怒火顿生，喝道：“给我绑了这小



子！”

打手们听令上前就去抓郝光光。

郝光光没跟他们硬碰硬，老爹交代过打架时能躲则躲，不能躲也要拿家伙去打他们，她是女子不得与男人有过多的身体接触，现在她手上除了包袱外什么都没有，于是只能躲。

拜郝太郎所赐，郝光光的轻功很好，躲过打手们的攻击几个蹦跳就奔至楼梯处，推开惨白着一张脸丑得吓人的老鸨蹿上二楼，这里房间多，刚才争吵之时她眼尖看到有几个房间有人开门探出头了，应该是睡觉的地方。

郝光光奔至一间房前毫不客气地一脚踢破了门，对里面床上缠抱成一团的男女问：“白木清不在？”

这里没有，郝光光又去踹隔壁的房门，她一个个地找，不信找不到。

在踹破了四个房门时打手们赶至，郝光光一边躲一边继续踹，被逼至最后一个房门前时，她不负众望地又踹破一道门，以为这次还找不到，谁想白小三就在这个房间里，此时正盖着被子与一名美人搂在一起诧异地望向门口的方向。

“白小三，我终于找到你了！”郝光光冲进房间，见打手们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于是松了一口气。

“你、你怎么来了？”白木清惊讶得很，使劲眨了眨眼确定没认错人，这就是与他拜过堂又被他一大早休了的人。

白木清年方二十，眉眼风流，一副桃花相，模样中等偏上，勉强称得上美男，但还够不上“大”美男的标准，只因家境富裕又会哄女子欢心，是以在未婚的男子之中他颇受欢迎。

看到白木清郝光光就有气，见桌子上有壶酒，端起来掂量了下发现还剩多半，于是拿着酒壶行至床前将剩下的酒一股脑儿地全倒在还处在发呆中的白木清脸上。

“啊。”被子里的美人惊呼出声，攥紧被子往床里缩去，惊恐地看着凶神恶煞的郝光光。

“你干什么？！”白木清被酒泼了一脸，狼狈得立刻坐起身，可是他忘了自己是光着身子的，一坐起身被子滑下来，上半身乃至半个臀部立刻暴露在了郝光光及门口围着的一群打手面前。

郝光光转开眼，从怀中掏出那半块破玉佩甩在脸色铁青的白小三身上，不惧怕他仿若要吃人的愤怒眼神鄙夷道：“卑鄙无耻的白小三，只泼了你一脸酒

就恼成这样，我被你们当猴儿耍又该恼成何等模样？哼。”

“疯婆娘不拿着休书离开，跑这里发什么疯？”白木清从没觉得像现在这么丢脸过，抓过被子将臀部盖住。

床上美人和门外众打手闻言均瞪大眼睛打量起郝光光来，原来这个来醉花楼捣乱的小哥就是白三少爷昨日新过门的妻子，刚过了一夜就被休，想来是气不过来这里撒泼泄愤来了。

郝光光伸手将白小三和美人紧抓着的被子一把抢过来扔到地上，立时，两具光裸的身躯如白面馒头诱人地展露在众人面前，美人身上还印着点点红痕……

“啊啊啊。”美人惊得尖叫出声，迅速扯过粉色床帐围住身体，俏脸青一阵红一阵，瞪着郝光光的眼神气愤得恨不得一刀捅过去。

由于这边太过热闹，其他房里的恩客和美人们都穿好衣服好奇地围了过来看热闹。

郝光光见人越来越多，羞辱白小三的目的算是达成了，于是大声道：“白小三，老娘来只是告诉你我郝光光就算没了爹娘，也照样不是任人随意欺负的主！”

郝光光说完后不理睬白小三的反应，转过身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打量中走出房门，来到脸色极难看的老鸨面前抱拳语气极其诚恳地道歉：“不好意思，打搅你们休息了，我这就走，马上。”

“你一共踹破了我十二道房门，共计二十两银子！”老鸨怒瞪着捣完乱还厚脸皮笑眯眯的郝光光。

“去找白小三要，谁让他睡在最里面，我的脚端门踹得还直疼呢。”郝光光说完后趁人不注意立刻闪人。

众人只觉“嗖”的一下有人影闪过，再定睛一看，哪里还有郝光光的身影？

醉花楼这一闹，关于白木清的八卦更多了，为此他还得了个响当当的外号——白小三。

郝光光出完气心情大好，想着那一百封休书还没写完，左右无事便奔往成衣铺买几身料子好点的衣服。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实在太多了，总被人拿鼻孔对着委实憋气了点儿。

以前没钱买不了好衣裳，现在手上有了银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她不是守财奴，花钱不心疼，一下子买了四套不同颜色的男装，发带鞋帽也都买了，一



共花了五两银子，很贵，但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这些贵的衣裳一穿上身整个人的气质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

之前郝光光也只能算是个俊俏小哥，而当那身刚买来的海棠色丝绸衣衫穿上身，同色系束腰一系，脚踏白底盘云纹布靴，手里学着那些附庸风雅的公子哥儿们拿着一把山水画扇子，全身武装下来扬唇对人那么微微一笑，正是唇红齿白、玉树临风的花花美男子，比白小三要好看得多得多。

郝光光走在大街上，路上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故作娇羞地拿余光偷瞄她，郝光光素来就喜男装，再加上从小被五大三粗的郝大郎当男孩子拉扯，是以扮起男装来可以假乱真，虽然脸白了点，但出身好的少爷们皮肤都白，郝光光本身又没有几分女子特有的柔美纤弱感，她往大街上一走，所见之人没有谁看出她是女扮男装。

自醉花楼出来已经过了一个时辰，郝光光没想到白小三只是小小地被她羞辱了一下居然恼羞成怒地派人到处找她，见下人们拿着她的画像四处询问暗叫不妙，赶紧挑人少的地方行走，最后做贼似的从个小摊处买了两撇假胡子粘在脸上，又将方才新买的毡帽拿出来戴上。

换了衣衫，模样帅气了不少，气质也变了，而帽檐儿又将郝光光的脑门遮去了一大半，还多了小八字胡，只要走路微微低着头，那些个没见过郝光光几次面的家丁是不那么容易认出她来的。

“这位小哥，请问见过这个人吗？”一名家丁拿着七分像的画像问郝光光。

静静看了不甚像的画像片刻，郝光光放心了，摸着两把小胡子微微一笑，摇头低声道：“没见过。”

本尊就站在面前都没认出来，郝光光突然觉得当时在白家时一直窝在屋内鲜少出来见人也并非坏事。

太阳快落山时，郝光光牵着用二十两银子买的一匹通体雪白的高头大马来到书生的摊子。

“写好了吗？”

“写好了。”书生揉了揉酸疼的手腕，将厚厚一摞纸拿出来，指着休书里空出来的那个位置问，“这里不写上被休之……男子的名字？”

“写，谁说不写？”郝光光笑咪咪的，指着空出来的那个位置道，“你现在在写吧，被休男人的名字叫白木清！”

“什么？白家三少爷？”书生惊叫出声，眼睛瞪得圆鼓鼓的好似青蛙。

“大喊大叫个什么？想把白家人引来揍你吗？”郝光光白了眼胆小如鼠的书生，催促道，“快写，不写不给钱！”

“你！怪不得白天时你特地让我空出来。”书生后悔贪图那五百文赏钱了。

“废话，若是早早告诉了你会写吗？”郝光光为自己的小聪明感到得意。

书生气得浑身直哆嗦，瞪着一脸得意的郝光光质问：“你与那郝光光有何仇怨，居然使这等下三烂手段坑害她？连在下都被你算计上了？！”

“少啰唆！”郝光光将椅子踹翻来了个下马威，眯着眼拿扇子敲着书生的肩膀，“写是不写？你不写自有人愿意写，到时钱可就不是你的了。”

“放下。”书生急急用手压住辛苦写了大半日的一百封休书，气急败坏地闭上眼咬牙，“我写！”

收回手，郝光光摸着八字胡笑了，从袖口里摸出三张小纸片，上面分别写着白、木、清三个字，得意扬扬将它们往书生眼皮底下晃了一圈：“你可别欺负我不识字故意瞎写，写错一个字就不给你钱。”

书生握笔的手立时顿住，脸僵得厉害，狠狠瞪了眼早有准备的郝光光，暗骂自己倒霉，如被人拿刀子抵着脖子般不情不愿地开始一张张写上白木清的名字。

太阳下了山，眼见天就要黑下来时书生终于写完了。

“写完了，你数数。”书生铁青着脸没好气地将一百封休书塞进郝光光手中。

“不用数了，瞧你怪可怜的，给你七两银子，谁知道那白小三会不会狗急跳墙将火撒到你头上，拿着钱有多远就走多远吧。”郝光光付了钱，拿着一百封休书扭头便走了。

老爹说过，不要为了一己私怨而坑害无辜之人，那书生是无辜的，七两银子省吃俭用的话够书生一个人生活一两年没问题。

天黑了不宜处理休书，郝光光回客栈休息了。

第二日一大早郝光光起床吃过早点就牵着马开始转悠，买了一堆各式各样的糖果和几十个包子，偷偷地将它们分给路边几名小乞丐，一人塞给他们五封休书，小声嘱咐他们专门贴在人多的地方，办得好的话剩下的包子也赏给他们。

小乞丐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两个包子后就兴奋地拿着郝光光给的休书和糍糊跑去张贴休书了。

